



双飞燕

No.6

最华丽的小说名家志

■ 本期推荐
可蕊

月亮中渐渐露出一只眼睛，凝视着林小羽，一串血红的泪水从眼角流了下去……

月亮里的眼睛

河流与一千零一夜 ■ 神原茜

玉环 ■ 白羽

家乐记之情局 ■ 无处不飞花

雪域流歌 ■ 穿靴子的猫

金合欢 ■ 沧月

封面插图：ENO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清晨

Early morning

■文/菖蒲 ■图/唐卡



清晨。

下了一场雾。

茫茫的，把什么都遮挡在雾后，却又稀薄，露出清晰痕迹，像一场谜的谜面。

月台上，人们挟着包，握着报纸等待。

带了微微坡度的街道，和这个冬日的清晨一样，以从容的、舒缓的姿态向前延伸，一直连接到雾的那头。

列车开往何处？

鸟儿栖息在哪一棵树？

如果不带钱包，能行多远的路？

这谜面的解开固然令人欣喜，但不去思考也不至于忐忑。

沿着街道步行，那所有来往车

流的噪响、人群的脚步和言语，都被隔绝在了雾的那一端。人家门口的小小庭院里，万年青躲在木栅栏的缝隙后探头探脑。这冬日的清晨，如同另一个世界，安静而寂寥，昏昏欲睡般自在感觉，如同迁徙。

我总羡慕鸟的迁徙。

发生在寒冬之前，冰破之后。于那双翼之上，承载爱意，穿越海洋，飞过高山。

要如何解释迁徙的理由呢？

或许是，为了能去到某个人的身边，追随于侧，对他诉说，这一切皆因你的缘故。

这清晨。 



双飞燕
Moon
NO.0

美丽的小说名家志

第06辑 | 2007.12 出版



稿件授权声明

凡向《月》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，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本声明全部内容。

1、稿件文责自负：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（版权），该作品没有侵犯其他任何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
2、完全权力许可：本社有权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）编辑、修改、出版、使用该作品，而无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，亦无需另行支付稿酬。

版权声明

《月》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，未经许可，本书所有文字及图片不得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）转载、张贴、结集、出版和使用。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《月》对上述声明拥有最终解释权

★各地书店、报刊亭、网络及大型图书批发市场有售
封面绘图：ENO.

（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，服务热线：0791-6624997）

金沙优图网址：www.jinshawenhu.com
读者服务部地址：天津市南开区琼苑路B9C中心801室
邮编：300191
电话：022-23610733
投稿邮箱：moon@jinshaon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月·双飞燕 / 沧月等著. — 南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，2007.11

（月）

ISBN 978-7-5391-3991-3

I. 月… II. 沧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7）第 170866 号

书 名：月·双飞燕

总策划：刘欣

主 编：冰叶

责任编辑：孙淑慧 林云

美术总监：朱子

绘图总监：唐卡 ENO.

文稿编辑：郁言 葛蒲

美术编辑：珊瑚虫 残枫 0.3B

图片编辑：无梦女

出版发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（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邮编 330009）

www.21cccc.com

cc21@163.net

出版人：张秋林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6

数：125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91-3991-3

定 价：9.80 元

目录 CONTENTS



【镜花水月】

- 004 金合欢 The Wattle Tree 沧月

【月迷津渡】

- 022 雪域流歌 Songs Beyond The Jokuls 穿靴子的猫



【风花雪月】

- 064 家乐记之情局 Love Trap 无处不飞花
073 河流与一千零一夜 River and Shalimar 神原茜
123 身体健康 Good Health 吻月



【当时明月】

- 095 玉环 Jade Ring 白羽
117 挽花 Elegiac Flowers 柳梵余

【月光小夜曲】

- 130 月亮里的眼睛 Eyes in The Moon 可蕊

【拨云见月】

- 180 姐姐妹妹不愁嫁 凌漪纹
All The Sisters Have a Good Wedding



【三千月色】

- 186 公主日记-2 Fairy Tale of Princess-2 园子

【烘云托月】

189 【水月透华】





居然都映出了一张黯惨惨的脸！

每一点柔光里，

每一片都泛出奇异的柔光。

他声音一落，

那些飞溅出去的琉璃碎片忽然全从地上缓缓浮上来，

金合欢

文/沧月
图/liiis







暮春的傍晚。 细雨蒙蒙地下，无声无息。

庭院的回廊下，一袭春衫单薄，一个身着月白色衫子的年轻女子怔怔地坐在紫竹椅上，看着雨帘。手腕露在袖子外面，套了个赤金钏，越发衬得腕骨伶仃，惹人怜惜。

云一缕，玉一梭，澹澹衫儿薄薄罗。轻蹙双黛螺。

秋风多，雨相和，帘外芭蕉三两窠。夜长人奈何。

“夫人，天冷了，回房休息吧。”旁边的丫鬟俯下身，在女子耳边劝说。

然而，月白衫子的丽人没有回答，眼睛依然盯着雨中某处，不说话。她的神色是淡漠的，乍一看会以为是因高贵矜持而淡漠，然而，仔细看她眼中，就会发现她的眼睛是空洞洞的，没有一丝光亮和神色的变化。

仿佛也习惯了这样的回应，黄衣丫鬟看看将要黑下来的天色，俯下身轻轻将挽在臂弯里的雪青刻丝一抖珠披风抖开，披在丽人的身上。

年轻女子一动也不动，任丫鬟服侍，脸上依旧没有丝毫的神色变动，痴痴地看着雨中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富贵人家庭院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布置得别有匠心。

花木扶疏，掩映着小小一座假山。山石都是从湖州运来，深得“瘦、透、漏”之神韵，堆山手法也一望而知出于大家之手。假山上薛荔藤萝，杜若白芷，点缀得宜，在雨中散发出微微的清香——然而，年轻女子空洞的眼，却是一瞬不瞬地，盯着假山后的一株花树。

那是一棵柔弱的花树，虽然也有丈把高了，但是枝叶纤细柔美，最奇异的是那些枝叶都闭合了起来，枝条也在雨中紧紧纠缠——就仿佛一个遇到风雨的丽人，下意识地抱紧了自己的香肩。

那是一棵金合欢树，正是开花时节，满树繁花红红白白，可不知为何枝

叶却有些萎黄。

“紫檀夫人，我们回房好不好？相公如果回来，看见夫人这样在风口上坐着，婢子又要挨骂了。”见女子柔顺地听任自己将衣服给她加上，黄衫丫鬟兰儿进一步劝说，一边将手探入女子肋下，想将她搀扶起来。

然而，那个被称为“紫檀夫人”的女子并没有动，似乎根本没有听见近在咫尺的人说了什么话，眼睛只是茫茫然地看着庭院中的那棵金合欢树。

雨渐渐地转大了，那棵树静静地在那里，然而每一阵风过，都簌簌地落下大片枯黄的叶子和凋零的残花——那是很奇异的花儿，丝茸般一簇一簇的，仿佛一蓬蓬红白色的针。

一朵一朵，无声无息地在狂风暴雨中落到地上。

奇怪，不过是春暮夏初，这棵树居然已经开始大片地掉叶子了……看来，这株金合欢花，也是活不长久了。

风猛了起来，浓密的雨云汇集过来，乌压压地盖住了天空，傍晚的天际登时黯淡了，黑沉沉宛如深夜。兰儿见夫人不肯动身，无奈地叹气，继续劝：“夫人，雨下得大了。我们回去歇息，好么？”

紫檀夫人的眼神空空荡荡，似乎根本没听见，毫无反应。

“夫人……回去吧。等一会儿白螺姑娘可能要送花籽花肥过来呢——唉，天气变得快，不知道白姑娘还来不来了。”兰儿低声劝着，扶住丽人肋下的手微微加力，那个身形单薄的女子就身不由己地被她扶了起来，轻得宛如一片叶子似的。

兰儿扶着她起身，轻轻道：“我们回房去歇息，风雨这么大，怕是要打雷了呢。”

然而一语未毕，只听“喀啦啦”一声响，天地一片雪亮，惊雷闪电便交织成了一片。

兰儿不自禁地吓了一跳，想立刻扶着夫人回房去。然而，伸手拉时，忽然发现痴痴呆呆的紫檀已经不在她身侧，居然不知何时一个人走到了檐下，怔怔地盯着廊外青石板上砸落的雨点，然后似乎有知觉般地缓缓抬头，看向庭院里面那棵金合欢树。

雪亮的闪电一个接着一个劈下来，宛如刺刀一次次砍开黑幕。雨蓦然间下得非常大，噼里啪啦的声音淹没了一切，闪电下，天地间只是白茫茫的一片，那厚重的雨帘阻挡住了一切视线。

然而，在闪电照亮廊下的刹那间，丫鬟惊恐地看到，夫人脸上忽然间有了表情。

三年了，被大夫诊断为患了失心疯的夫人一直木木的，对外界一切毫无反应——可就在方才那个刹那，雪亮的电光映照下，兰儿看见夫人平日呆板茫然的脸上闪过极为可怖的神色！

仿佛无风自动，那件一抖珠的披风从紫檀夫人身上滑落下来。看到夫人扭曲的面容，那一瞬间，说不出的恐惧抓住了兰儿的心，她不自禁地想脱口惊呼。

“啊——啊啊啊啊！”然而，不等她叫出声来，紫檀夫人陡然间抱住了自己的头，尖叫了起来，声音凄厉而疯狂。

“夫人！夫人！”兰儿惊惧交加，看着一向漠然的紫檀夫人失态地尖叫着，将头一次次地撞向廊下的柱子，眼睛却发出可怖的光芒，惊栗而疯狂。丫鬟惊慌失措地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如何才好，想过去抱住夫人，但是心里又有些害怕。

——今日云少爷带了池砚出去办事，怕是要半夜才回——然而夫人无端端地发起病来，如今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！

雨下得很大，风也在呼啸着，暗夜里，只有白茫茫的一片。闪电不时从天幕中劈下来，照得天地一片雪亮。青石板上，雨点四溅开来，零落地散着一些凋零的金合欢花。

然而，紫檀夫人却对着外面的雨帘和闪电惊叫起来，失控般地抱住头，一迭声地尖叫着，撞向廊下的柱子。

兰儿踏前一步，然而看见夫人的眼神，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冷颤，一连后退了三步。

“笃笃，笃笃。”雨夜中，忽然传来了清晰的叩门声。

“谁……谁？”兰儿心里一冷，颤声问。

敲门声是从庭院的偏门上传来的——这么晚了，是谁大风大雨的还过来？

云少爷此时大约回不来，即使回来也、也不会走偏门——是谁，在敲门？

“笃笃，笃笃。”叩门声再度响起，不徐不缓。一个声音清凌凌的：“是我，白螺。兰儿姑娘么？我把府上要的花籽花肥送过来了。”

“白姑娘……”兰儿蓦地舒了一口气，记了

起来，仿佛见到了救星般冲到侧门边，一把拉开了门帘，“夫人、夫人她今天……”

黄衫丫鬟惊惧交加的神色显然引起了门外来访白衣女子的注意，白螺进了廊下，收了湘妃竹骨架子的伞，雨水从伞上急急流下，在青砖地上蜿蜒，如一条小蛇般游走。

“紫夫人怎么了？”一进门就听到了可怖的尖叫声，在雷电隆隆之中，白螺脱口问来开门的丫鬟，一边将带来的东西往游廊的椅子上一搁，自己疾步走了过去。

“啊！啊啊啊——”女子根本不知道有人走过来，只是自顾自地一声声尖叫，崩溃般地将头撞击着柱子，满额的血，闪电倏忽照亮她的脸，凄厉可怖。

“紫夫人，镇静一点！镇静一点！”在紫檀将头再度撞向柱子时，白衣女子迅速地制住了她。她用力扳住了丽人的肩，只是往对方脸上一望，便立时回头对兰儿道：“去！快去拿一些酒来！快去！”

兰儿此时方才得了主意，连忙点头，拔腿往厨下跑去。

紫檀夫人用力地挣扎，然而纤弱的身子却在白螺的腕下动弹不得，她只是直勾勾地看着雨夜，一迭声地尖叫着，发狂一般。

“白姑娘，我拿来了！”兰儿提着裙子从廊上跑回来，手里拿着一瓶开封过的酒，“只有这一瓶雄黄酒，行不行？”

白螺看也不看，只是腾出手，用力压住紫檀夫人的双肩，制止她的疯狂举动，对着旁边的丫鬟沉声喝道：“给她喝！给她灌一点酒下去。快！”

兰儿迟疑了一下，但是依旧照做。

紫檀夫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雨帘，嘴里依旧是一声声地叫着，眼神疯狂激烈。兰儿将酒对准她张开的唇灌了下去，尖叫声停止了，紫檀夫人剧烈咳嗽起来，身子挣扎着，头扭来扭去，拒绝喝酒。

然而白螺秀气的手却仿佛有惊人的力量，死死地按住了她的双肩。兰儿和她齐心协力，终于让夫人喝下酒去——虽然紫檀夫人呛住了一会儿，又吐出了一些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她那骇人的惊叫终于是止住了。

雄黄酒显然发挥出了功效，紫檀夫人脸上泛起了红晕，在闪电下，眼神茫茫然，却不再有那样激烈可怖的举动，有些醉意地定定看着外面。

“天呀……”兰儿这才松弛下来，一松手，空了的酒瓶“啪”的一声掉在廊道上，摔成数瓣。她瘫坐在椅子上，外面飞溅的雨水濡湿她的长发。她带着哭音尖声问：“夫人疯了吗？她、她这些年一直安安静静的——今天疯了么？”

白螺
白螺

金合欢

天呀，夫人疯了！花开了，夫人也疯了！”

“闭嘴！你想引紫夫人再次发作吗？”在丫鬟失去控制前，白螺厉声喝止。兰儿一惊住了口，然而许久，才颤抖着过来，拿出手绢，替紫檀夫人擦去额上血迹，低声问：“白姑娘，夫人、夫人是怎么了？”

“歇斯底里。”白螺接过后手巾，小心地放开紫檀的双肩，看到她安静下来不再乱动，才松手开始为她擦拭，低低道，“失心疯的人如果受到强烈刺激，崩溃了就会这样——刚才夫人看见了什么？”

兰儿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，讷讷：“没有啊……什么都没有。夫人在这里看了一下午的花——姑娘也知道紫夫人就是喜欢这样。一直都很安静的，可能……对，可能方才雷电交加，吓到了夫人吧。”

白螺静静听着，一边用手巾给紫檀夫人擦着脸，一边摇头，“这三年来，难道每次有雷电，夫人都会这样么？”

兰儿又怔了一下，摇摇头，一脸的疑惑。想说什么，但是又生生忍住。

白螺的手巾覆上了紫檀的脸，轻轻擦着，忽然间，感觉手掌下的脸一动，仿佛有什么热而潮湿的东西涌出。

她连忙拿开手巾，惊讶地看见夫人居然在哭泣。

那张脸上不再是没有任何表情，丽人怔怔地看着外面的雨帘，双肩剧烈抖动着，抽泣起来。白螺和兰儿顺着她的目光看出去，黑黝黝的庭院里面，花木在暴雨中摇晃着，没有一丝异常。豆大的雨点密密地砸落，在青石板上溅起朵朵水花。

白螺看了看，有些不解，只是低头在用手巾擦了擦紫檀额上流下的血。

然而，陡然间安静的夫人动了起来，一把死死地抱住了白衣女子，哆嗦着。

“怎么了？紫夫人，怎么了？”白螺轻轻问，却不推开她，转头对兰儿道，“去再找找，看看还有酒么？”兰儿有些为难，迟疑了一下，但是还是跑了开去。

刹那，庭院里只有呼啸的风雨声，还有女子断断续续的呜咽。

白螺看向那个庭院，风雨中黄叶片片飘落，混着残花——那是红色的金合欢。她眼睛里面忽然亮了一下，轻轻地垂手，抚摩着怀里崩溃了的女病人。

闪电一道道掠过，紫檀夫人的目光定定地看着庭院里。

“雨……合欢……血。”陡然间，微弱地，白螺听到怀中女子说了一句。她心里一惊，低头看紫檀，然而，紫檀夫人的眼睛却依旧是恍恍惚惚的。白螺感觉得到她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，紧紧抱住她，手指颤颤地抬起，指着外面的雨帘，“血、血……”

她顺着紫檀夫人的眼光看过去，看下廊下的青石散水，她看到了溅起雨点，飘落的合欢花，还有枯黄的树叶——没有血……哪里有血呢？

“救救我……都是血。”紫檀夫人的手颤抖着抱紧了她，白螺低下头，只看见那张一直空白的脸上充满了莫名的恐惧，她只是抬起头，神情溃散，“都是血啊。”

没有等白螺从眼前的景象中回味过什么来，兰儿已经急匆匆地跑了回来，“白姑娘，真的没有其他的酒了，怎么办？”然而，一看到夫人这样喃喃自语，丫鬟的眼神微微变了一下，连忙上去扶起了夫人。

“风这么大，夫人小心受凉。”兰儿抖开方才滑落的雪青刻丝一抖珠披风，裹住了紫檀夫人，关切地说。

紫檀夫人挣扎了一下，然而仿佛惧怕什么似的，又安静了下来，恢复了脸上那种茫然的表情，痴痴呆呆地看着外面檐下的散水。

“啊……天气这么坏！倒是不敢多耽误白姑娘了。”兰儿扶起了主人，看她安静地靠回了椅子上，这丫鬟显然也重新沉住了气，微笑着客气，却隐隐有送客的味道。

白螺有些寻味地看了看兰儿，然而这个黄衣丫头居然懂得掩饰自己的眼光，立刻低下头去，不跟白衣少女冷锐的眼睛接触。

“那么，我便先告辞了——”然而，虽然这样微微欠身站了起来，白螺却没有立刻离开的意思。兰儿怔了一下，马上会意过来，“哎呀，等一下，婢子去拿酬资过来。”



她身边没有带银两，似乎有些不甘心地回头走去。她不知道想些什么，一边走一边却是不停地回头看着廊道下坐着发呆的紫檀夫人。

白螺看到兰儿终于进了房，迅速低声问：“紫夫人，你要说什么？快说。”

“雨……合欢——”紫檀夫人眼睛缓缓凝聚起来，似乎费了无数的努力才说出那几个字——纤细的手指抓住了衣袂，几乎撕破，她眼神依旧飘忽不定，仿佛难以从恐惧和惊慌中缓过来，“你看、你看——花开了！”

白螺有些惊诧地顺着她手指看去，然而奇怪的是紫檀夫人手指的不是任何一棵花树，而径直指向雨丝飘飞的半空中。那里，丝雨蒙蒙，有合欢淡红色的残花合着萎黄的叶子飘落。

“花开了！”紫檀夫人的声音生硬而颤抖，小小的，细细的，带着说不出的恐惧，“都是血……都是血！你——”

白螺有些莫名地看着那个廊下的散水，雨水从檐下飞泻。她忍不住俯身出去，捡起了一片花叶，放在手心看了看，脸色微微一怔。刚想问，忽然间，她看见那个柔弱的紫檀夫人的眼神穿过她肩膀，看着廊道后面，陡然凝固了——然后，重新恢复成了空白。

白螺没有回头，然而，那一瞬间，她的眼底却闪过了平日完全没有的锋锐亮光！

“唉唉……紫儿我回来了。”在白螺暗自握紧手指的时候，身后忽然传来男子雄厚的声音，微笑，“白姑娘，这么大的雨也要你送花来，真是抱歉。”

紫檀夫人的眼睛依旧空空荡荡，仿佛什么都看不见——然而，白螺在站起身离开这个陷入痴呆的女子前，手指不易觉察地迅速探出，飞快翻动了一下那件雪青刻丝的披风，看了一眼里子，眼睛蓦然就是雪亮！

白螺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站直了身子，回头，“云公子多虑了——白螺本就是卖花为生的，一点风雨算得了什么。”

“哦？一个女人家凭双手吃饭，姑娘端的是个奇女子。”白衣的公子，站在廊下对她微笑，身后跟着青衣短装的书童。显然是刚刚从外面冒雨回来，大雨濡湿了衣袂。

这便是紫檀夫人的丈夫、临安城里有名的佳公子云浣白，也是出了名的有情有义的郎君——虽然是几年前入赘方家，可岳父岳母婚后不久就过世，紫檀夫人也患了失心疯……换了别人，恐怕早就停妻再娶、另结新欢了，偏偏云浣白却依旧对妻子体贴入微，甚至从来不出入秦楼楚馆，端的是行止有方。

“白姑娘，你的花钱——久等了。”兰儿此时忙忙地从房中奔出来，看见公子已经回来，不由怔了一下，连忙敛衽万福，“公子。”

“那么晚了——池砚，你送白姑娘上路吧。”云浣白看也不看侍女，只是对着书童微微点头吩咐，眼神闪烁。青衣童子点头，手上的琉璃灯也没有放下，就上来欠身引路。

白螺只得起身跟着池砚迈开步来，临走却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廊下的紫檀夫人。

雪青刻丝一抖珠披风裹着那个娇小的身体，紫檀夫人直直地看着外面下雨的庭院，眼神空洞洞的一片。

“啪！”童子带着客人离去，温文尔雅的云公子忽然扬手，重重扇了兰儿一个耳光！

“废物！让你好好看着夫人，怎么能留下外人单独和她相处！”恶狠狠地说，云浣白一掌把兰儿嘴角打出了血丝，“你看你，又给我捅了篓子！”

“公子……”兰儿一个踉跄跌倒在紫檀夫人身边的地上，然而夫人眼神丝毫未变，只是痴痴呆呆地盯着雨帘。兰儿有些委屈地指指她，细声分辨：“夫人、夫人今天晚上忽然发狂了！奴婢止不住她……”

“发狂？”云浣白怔了怔，仔细盯着妻子的脸，然而那白玉般的脸颊上依旧木无表情——他顺着妻子的视线看出去，看到了廊下散落着的金合欢花叶，发现花叶有些萎黄，忽然间脸色一变。

“糟了……雷雨可能把镇住它们的封印给冲散了。”云浣白喃喃地自语了一句。

“等一下，这个路不对。”

琉璃灯在前面悠悠地晃，青衣童子身材轻巧，执灯引路。然而，撑着伞在后面跟着的白螺陡然间顿住了脚步，冷冷出声：“这不是回天水巷的路。”

雨很大，绵密得居然挡住了视线，三尺之外的东西都被模糊，四周看过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不辨南北。然而，白螺踢了一下地上——

那里，躺着一片有些萎黄的金合欢叶子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们到现在还没出侧门对吧！”白螺看着池砚，冷冷笑了起来，“你一直走，却仍是把我困在庭院里，是不是？”

青衣童子陡然回身，琉璃灯昏黄的光自下而上映着他的脸，少年稚气的脸上阴暗凹凸，陡然间有难以形容的诡异，“公子让我送你上路……上黄泉路！”

金合欢 The Wattle Tree



话音一落，池砚的身形忽然就淡了，宛如烟一般消弭在雨中，然而那盏琉璃灯却仿佛被看不见的手执着，飘飘荡荡、飘飘荡荡，径自对着她飘过来。诡异而神秘。

“妖孽！”白螺脸色冷漠，咬了一下嘴角，忽然收起伞，倒转伞柄狠狠对着飘过来的琉璃灯击过去——

“乒”的一声，居然真的正中。琉璃片片破碎，四溅开来。

“呀！”空气中，池砚的声音细细响起，脱口痛呼，却不知何处，“千年菩提木！你、你是谁……”

“不知好歹的妖孽！还不退避。”白螺收伞，冷笑，发现原来那些雨丝根本落不下来，只是仿佛被凝固住了那样，一丝丝如栅栏般阻挡在前方。

池砚的声音低下去了，仿佛受了什么重伤，无法出声。

然而，白螺的脸色却又是一变——因为她听到了另一个声音缓缓响起：

“看来，白姑娘竟是三山碧落中人了……难得难得，居然滴入凡尘？”

云浣白！

白螺听得这句话，一直冷漠的脸上陡然也是一阵震动，忽然抬首，喝问：“何方妖孽？知道本姑娘出身，居然还敢施用术法！”

“我当然敢……”云浣白的声音悠然传来，带着尖冷的笑意，“如果没猜错，滴入凡尘之人术法能力早已弱了吧？便是这庭院，料姑娘也走不出——不若就留下来吧！”

他声音一落，那些飞溅出去的琉璃碎片忽然全从地上缓缓浮上来，每一片都泛出奇异的柔光。每一点柔光里，居然都映出了一张黯惨惨的脸！

死灵……那每一点光里，都拘禁着一个死灵！

白螺激灵灵地打了个冷颤，倒退一步，然而背后却碰上了什么栅栏——那些凝固的雨丝，居然化成了阻拦她脚步的牢笼……这种阴毒诡异的术法……是……

那些死灵在缓缓地飘近，无数双手伸了过来，想抓住她——

白螺脱口惊呼了一声，在那些木无表情逼近的死灵中，赫然看到了紫檀夫人僵冷的脸！

“嘶——”

陡然间，雪亮的光芒如同流星划落。

半圆形地展开，齐齐截断那些凝固的雨丝，逼得死灵嘶叫着退开！

“螺儿退开！”一剑逼退凶灵，黑衣男子左手一把将白螺扯到了身后，“这是镇魂术！苗疆的镇魂邪法……快退开。”

“湛泸！”有些意外地，白螺看着赶来的人，脱口唤。

黑衣的湛泸不再说话，双指一点，手中黑色的长剑如同蛟龙一般自动飞入雨夜，茫茫中，陡然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呼。那是云浣白的声音。

那一剑劈开雨幕，忽然间，凝固的雨丝就重新开始汹涌落下。

然而，那却是血红色的雨。

周围白茫茫的雨气陡然消失，四围显露出来的，果然是庭院中扶疏的花木假山。白螺发现自己真的没有走出那个院子，正站在花间出神。

“螺儿，你差点吓到我。”剑的光芒一旋，重新跃入湛泸手中，黑衣黑剑的青年叹息，“你滴入世间，法力尚浅，居然就碰到了这般邪鬼——亏得雪儿

见你长久不回，带着我来找你……”

他话音未落，“轰隆”一声响，黑压压的影子倾斜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雨中倒下。

白螺微微一惊，抬头看去——

原来，方才湛泸那一剑砍中的是那棵金合欢树。

然而树一倒下来，满树的红白花儿就有如雨般飘落，在半空中纷纷散开，化作了血。

——那血红色的雨便是由此而来。

而树身上的断口处，宛如人被斩首，殷红色的血不停地流出来。更加可怖的是，树下的土壤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翻腾着，似乎要破土而出……

“邪鬼们要出来？”湛泸不等土下那些东西挣扎出来，从袖中翻手，手心一面小小的镜子闪烁着光华，照住了金合欢的树根部位。右手折了一根竹纸，连连破土画了几个符号，绕树一圈。

“嘶啦啦……”陡然间，风雨里传来一声奇异的嘶喊。

合欢树腾起了一股白烟，烟中依稀有人形逸出，却在镜光中淡淡消失在雨帘。

“啊，他死了？”雨还在继续下着，白螺回到了廊上，一眼看见青石上云浣白那身首分离的尸体，那里，断开的腔子中却居然没有流出一滴血。

“用合欢木养鬼的术法被破了，他当然只有神形俱灭。”湛泸看了一眼尸体，将手心镜子转过来照住，宛如镏水浇下，尸体居然缓缓融化，“那两个小童侍女大约修行远不如他，被我的剑一劈，连个实形都留不下来了。”

“其实我看到合欢树的叶子在这个季节就萎黄，就觉得一点不对头……”白螺叹了口气，从袖中拿出那片花叶，“不过，真的是修为弱了，竟然看不出是因为邪气出土上侵。”

“也怪当今世道不好。南渡以后朝廷昏庸，忠良之气被奸佞所迫，所以才让这些邪鬼混入人世……”湛泸点头，看着云浣白的尸体最后一根头发也被消融，“如果是盛世明君，正气塞于九州岛，又如何会有这等事情。”

白螺将手中花叶扔掉，转头看着廊下依旧痴呆坐着的紫檀夫人——

方才那般诡异凄厉的场景居然对她没丝毫影响，那个披着雪青刻丝一抖珠披风的女子，依旧呆呆地看着雨帘，仿佛只留了一个空壳子。

“紫檀夫人还有救么？”白螺叹了口气，问湛泸，“似乎她也是被摄了魂